

■ 声音

从 ChatGPT 到 Sora:

AI 时代的文艺如何在变革中创新

□ 陈劲松

2024年是武侠双杰金庸和梁羽生诞辰百年。大师虽已远去,我却犹记他们小说中每有武林秘籍或武功绝学出现,必在江湖上引来一场腥风血雨。这让我联想起近年人工智能(AI)技术席卷全球的情景。从ChatGPT横空出世到Sora惊艳亮相,“热辣滚烫”的AI丝毫不亚于金庸笔下的倚天剑和屠龙刀,甫一现身便在世界范围内搅动一池春水,恐慌者有之,欢呼者有之,观望者亦有之。如今,由OpenAI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越来越深刻地嵌入人们的生活,围绕AI与人类以及文艺创作关系的讨论依然如火如荼。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喜与忧

ChatGPT和Sora等人工智能给文艺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AI创作”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创作”?放眼当下,类似的“AI威胁论”“取代论”“控制论”并不鲜见,一些文艺工作者正为此焦虑。有国内学者指出,Sora的出现,将对短视频、影视、游戏、广告等10大行业产生强烈冲击,相关从业人员面临失业风险。而在海外,越来越多作者加入了反对AI技术的行列。2023年7月,英国作家协会发布的《人工智能调查报告》显示,因为AI的出现,65%的受访者非常担心写作方面的收入减少,61%的受访者担心工作会被取代。不过,也有人对此秉持乐观态度。2024年3月,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和古尔纳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对话,莫言提到AI时笑称,科技进步往往为文学插上新的翅膀,AI的出现不会让文学产生多么大的危机,自己和古尔纳也不会失业,因为“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无法替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肯尼斯·斯坦利、乔尔·雷曼认为,Sora并非洪水猛兽,“就像你如果是一位画家,但你发明不出画布,Sora就是那张画布,它被发明了出来,你的才华反而能被显现出来。唾手可成的技术可以帮你把想法叠加起来,但它并不会代替你创造出全新的想法”。真可谓AI每上一层楼,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么,对于文艺创作而言,AI技术的跃迁究竟是“潘多拉魔盒”或终结者,还是人类的福音或拯救者?在《文艺报》近期刊发的《Sora能否带领我们迈入“人机共舞”的新纪元?》《从“心文艺”到“芯文艺”——算法情感、幽灵形象与“芯”规则的隐忧》两篇文章中,两位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马博文认为,Sora的出现对网络文学而言机遇大于挑战,两者之间应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带领我们迈入“人机共舞”的新纪元。周志强则强调,文生视频的玩法也许不仅仅改变文艺,更改变我们自身,“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Sora影像,沉浸Sora带来的各类游戏形象的诡异、奇幻之中”,从而疏离复杂而真实的生命经验。综合两位学者的观点,我认为AI时代的文艺必将迎来诸多变革,总体来看机遇和挑战并存,但首先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种机遇主要体现于,AI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使其深度学习力持续增强,导致AI的创作边界无限扩大,从早期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公文材料,再到当前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短视频等各类文艺作品,AI的身影几乎无孔不入。

这对人类的文艺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AI时代的创作门槛降低,只要愿意,人人皆可介入。AI在文艺领域的表现广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介入,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文艺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AI技术可极大提升文艺创作效能。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世界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AI创作的最大优势,同样在于又快又好。据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团队近日耗时一个半月,完成一篇使用国产大模型创作的百万字小说《天命使徒》,而一个勤奋的网络写手想要写出同等体量的小说,可能需要一年半载。2024年2月,韩国Snowfox Books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找到人生目标的45种方法》的图书,从ChatGPT生成英文到翻译韩文再到校对和封面设计,全由AI完成,其中内容生成7小时,翻译2小时,整个出版流程不到一周,传统的图书出版与之不可同日而语。Sora文生视频模型甚至达到了快如闪电的地步,且画质逼真,尽管

还处于尝试阶段,但未来如果AI创作能达到量质比翼双飞,或许会产生“AI文学”“AI电影”“AI音乐”“AI美术”等有别于传统的文艺新形态,就像当年的“网络文学”一样。

“AI写作”进阶路上的三大挑战

AI技术突飞猛进给文艺创作带来的变革显而易见,但人类不必对此耿耿于怀乃至忧心忡忡,因为AI创作想要取代人类创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不少。

挑战之一,作品质量。文艺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创作出经典作品。经典作品虽无固定标准,前提必然是读者觉得好。若将AI视为作家或艺术家,“AI文学”“AI电影”“AI音乐”“AI美术”等成为文艺新形态的重要条件,需有大量好作品的积累和沉淀,目前的AI创作显然力有不逮。譬如前文提到的AI作品《天命使徒》,王峰教授坦言:“仍处于网络小说的下游水平,尽管这部小说从局部情节上看起来有一定文学性,但这些片段最终能拼接成一个完整且不冗余的故事,依然需要依靠人工。”这些问题或可通过深度学习解决,但能力强大后的AI,定会创作出好作品吗?未必。以Sora为例,文生视频是它最大的噱头,除此之外,其他方面距离成熟的影视产品还很遥远。类似一位凭借独门秘籍出圈的导演,Sora只是给多元化市场更快地提供视频作品罢了。好比中国四大名著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随着影视制作技术的进步不断被翻拍,但不同版本的质量有赞有弹,老版反而公认最经典。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曾言:“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AI时代的文艺创作,或会陷入这种处境,海量的作品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真正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永远属于稀缺品。况且,ChatGPT、Sora学习能力再强,生成内容再快,仍要考虑产能过剩的问题,须知人类有生之年阅读和欣赏的文字、视频等极其有限,就算脑机接口技术成为现实,其能接收的容量也有上限。

挑战之二,思维创新。创新是文艺创作之魂,是催生优秀作品的关键。AI创作始终建立在人类创作基础上,最多算是既有资源的搬运工和组装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原创者和思想者。被规训的AI唯算法和程序是尊,堪称“一条道走到黑”,思维不会旁逸斜出,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在评论家谢有顺看来,好的文学都是语言和人性意外状态。“如果用ChatGPT写作,肯定不会有鲁迅笔下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句子,这明显不符合语言规范;也不会有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为诗中有两个‘明月’,重复了;也不会有汪曾祺悼念沈从文的文章中说的‘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机器是不会这样写东西的。”确实,AI写作总按常理出牌,而作家王安忆认为,我们的小说、生活往往不是按常理出牌的。正因如此,作家余华才断言:“ChatGPT要写小说的话,大概能写出中庸而非个性的小说,也许它能写得看似完美,但本质还是平庸。”平庸的文艺传之不远,没有创新、缺乏想象的作品,能有多少读者?

挑战之三,情感共鸣。人类的悲欢虽然并不相通,优秀的文艺作品却能让人找到情感共鸣。究其原因,皆因作者投入了真情实感,正如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

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好的文艺作品,“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AI自身没有意识,无法体验内心的汹涌澎湃和情绪的阴晴圆缺,也就难以在作品中表达发自肺腑的喜悦哀乐与爱恨情愁,以致虚拟代替了真实,套路当成了情感,犹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所说:“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个要素: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真实存在,以及在其独特出现的地点的独特存在。对于艺术品来说,最核心的是它们的本真性,而这一点在自然物身上更为稳固。”换言之,身临其境般的真实感是文艺作品打动人的内核,AI因为没有人类设身处地的悲欢交集,自然很难创造出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作品。

从“AI写作”反观“人类写作”的根基

作品质量、思维创新和情感共鸣,这三者既是AI写作进阶路上需要逾越的鸿沟,也是人类文艺创作继续保持价值的重要前提。AI创作前景怎样,主要依赖于其技术发展水平,可见的未来大概率无法取代人类创作,而人类的文艺创作前景如何,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所以,文艺创作的敌人并非AI,而是人类自己;文艺创作者要超越的也并非AI,而是人类自己。怎样超越?唯有创新。如何创新?唯有跳出舒适圈,学习新技法,拥有新视野,创作出质量上乘的作品。哪怕AI最终进化成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的人类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和谐共处、齐头并进,携手创作更加符合未来人类精神需求的作品。据此,“人机合体”不失为AI时代文艺革新的通幽曲径。事实上,这条创新路上已有无数先行者。

行文至此,我突发奇想,对于“AI给当前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AI自己怎样认为呢?文学是否会被AI取代?不料,已向ChatGPT提出这个问题,不妨看看它的回答:

我认为文学不会被AI完全取代。虽然AI在生成文本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语言的组合,还包含了情感、想象力、人类经验等因素。文学作品通常反映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这些是人类独有的特质,很难被AI所模拟或替代。虽然AI可以辅助创作、提供灵感,但在创作具有深度和情感共鸣的文学作品方面,人类的创造力和情感理解能力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不得不说,ChatGPT的回答让我既惊喜又尴尬。惊喜的是,它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与我谋而合,某种程度上甚至更全面;尴尬的是,如果将它的回答视为创作,上述内容从字顺、逻辑清晰、结构完整,超越了不少人的写作水平。不过,我很快就感到释然。是啊,人类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独特性,昭示了其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庸人自扰、杞人忧天呢?让我们像《漫长的季节》里主人公王响最后叮嘱的那样——“往前看,别回头”,激情充沛地拥抱AI,如同拥抱一位有着共同理想的朋友,一起奔赴文艺创作的星辰大海吧。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批准号GD23XZW18)阶段成果]

文学创作需要保持思想空灵,让思绪自由飞翔,让文采尽情绽放。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却有一个观点:为文当街勒。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他写道:“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街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在他看来,凡写文章,如同人骑良马,良马虽颇有俊逸之气,但还是应当用“街”和“勒”控制它。只有施以控制,才能不让他乱了轨迹、肆意而行,从而规避“填坑岸”的危险。

这是颜之推谈写作的一篇重要文章。他所说的“街”,是横在马口中备抽勒的马嚼子;“勒”,则是套在马头上的笼头(络头)。很显然,为文的“街”和“勒”,既有他律,也有自律,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颜之推的劝诫,主要指向为文者的自律意识。

文学创作中的“逸气”,通常是指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在颜之推的这篇文章中,“逸气”主要是指写文章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味,语言奔放、洒脱、飘逸,这是一种才气的显露。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才气,那么他的为文也就无需去谈什么“街”“勒”之类的克制。因为,对于缺失才气的人而言,克不克制,都无关宏旨。

然而,情势到了一些有“才气”的文学创作者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往往会犯一个毛病,就是逞才使气,不加节制。有时洋洋洒洒数千言,宣泄的激情,让人难以卒读;或者文字虚幻缥缈、脱离生活,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显然,这都背离了文艺创作的原旨。因而,真正的好作品,在才气肆意挥洒中是需要克制的。古人叫含蓄,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文已尽而意有余”,“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体现了才气张扬与克制的辩证法。所以,唐代诗人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文为心声”,凡是为文,以我之手写我之心,用文字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在文章中,或抒发情感感悟,或品评人物事件,或欣喜或失落,或赞颂或批判,只要付诸真情,都是很珍贵的文字。写作与阅读一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只要自己喜欢,大可敞开了写。因为这是创作主体的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他人不能干涉,亦无权干涉。不过,话也要两面说,你有写的自由,他人也有评论的自由。在写作中,有时候信马由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就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有时候,为文不节制制,也会带来情感的泛滥、文字的泛滥,这会破坏了文学作品的含蓄之美。

因此,我们写文章,有时当如颜之推所说,“以街勒制之”,亦即要把握住艺术表达的“度”,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我们当然要积极探索,不断打开文学创作的新空间,与此同时,也要把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与中华美学精神结合起来,在深入把握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创造,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为文当「信马由缰」,还是「以街勒制之」

□ 于永军



《尧山壁记》书写燕赵风情

本报讯 日前,由河北省作协主办的《尧山壁记》新书首发式在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举行。河北省作协原主席尧山壁、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建东,邢台市副市长、隆尧县委书记王文玉,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陆丽云,《尧山壁记》作者何双及等参加启动。

尧山壁原名秦桃彬,1939年生于河北隆尧,为革命烈士遗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长期活跃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工作一线,出版发表诗歌、散文、游记、文学评论等作品56部,共计800多万字。

专家学者谈到,尧山壁用文学之笔将

个人与时代、生活与土地、燕赵热土的风情与时代的沧桑巨变融合成一幅温馨和美而又宏伟壮丽的画卷。《尧山壁记》情感炽热、内容翔实,生动展现了一位为人民创作、为人民讴歌的革命文艺家的使命和担当,也以大量珍贵资料记录了燕赵文脉如何在本土作家间传承与发扬,从而获得历久弥新的创造性。

尧山壁表示,自己自幼热爱民间文艺,在创作中自觉追求爱国主义和人民性,今后将继续勤恳耕耘在文学的热土上。

在首发式上,新书揭幕、分享沙龙、签发捐赠等活动相继举行。

(康春华)

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江南》杂志社获悉,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参评作品征集已正式启动,截止时间为2024年5月31日。本届评奖仍面向全球华语写作,通过审读委员会、国内主要文学刊物、主要文学团体和网络自荐等途径广泛征集作品,同时开通海外文学组织等推荐渠道,力求汇集全球最优秀的华语中短篇小说。

据悉,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评选将延续往届的评奖理念和评奖标准。凡是2022

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各地公开发表的汉语中、短篇小说作品(网络文学作品暂不纳入推荐范围),均可参与作品征集。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小说作品,须以汉语译本参加评奖。最终将评选出中篇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各1篇,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各3篇。颁奖典礼将于2024年12月7日在杭州富阳举行。

(刘鹏波)

与孩子们一同奔赴“诗与远方”

中国儿童中心与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4月1日,中国儿童中心与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培育儿童文学素养 传承中华文化文明”这一共同的愿景目标开展多方面合作。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出席签约仪式。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党支部书记肖惊鸿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八闽现代诗大展》荟萃闽派诗人佳作

本报讯 近日,《八闽现代诗大展》在福建漳浦举行出版发行座谈会。《诗刊》主编李少君,漳浦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文利共同为新书揭幕。陈仲义、陈卫、阳子、朱墨山等80多位诗人与会,共同探讨福建现代诗歌的创作与发展。

《八闽现代诗大展》由福建省漳浦县诗人道辉主编,历时近3年编写完成,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3册,共14卷、2200多页,编选了近600位闽派诗人的现代诗佳作,囊括网络诗歌发展状况、重要诗歌交流活动以及诗歌理论研究等内容,全面梳理了福建现代诗歌发展谱系,是一部点面结合的大型诗歌汇编。

长河文丛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长河文丛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昌平二中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作家、诗人及主办方代表围绕长河文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进行了座谈交流。

据介绍,十年来,长河文丛从出版了1000多位作家、诗人的1600多种图书,获得过包括泰山文学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形成了优良的文学品质,成为山东文学的重要品牌。与会者谈到,长河文丛十年来在出版精品图书、推荐优秀作家和诗人、组织文学活动、开展诗歌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期待文丛今后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当天还举行了诗人马永珍新诗集《昌平 昌平》首发式。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用心用情描写昌平美好生活的诗集,传递着诗人丰富的生活感悟。

本报讯 日前,《周先慎文集》出版暨周先慎教学科研成果座谈会

在京举行。活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主办方代表、部分专家学者及周先慎亲属代表等与会。

已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毕生致力于宋元明清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尤以对《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名著著述艺术的研究享誉学界,为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周先慎文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表示,周先慎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从具体文本出发研究明清小说、古代文学,相关论著已成为小说研究界的里程碑,部分文章被选入基础教育课本。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崔瑞娟对推动和参与《周先慎文集》编辑出版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谈到,皇皇十卷文集全面展示了周先慎“勾稽史实,考索源流,回归文本,抉发精义”的学术风范。《周先慎文集》的出版将进一步充实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为了解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要资料。

专家学者研讨《周先慎文集》

的面世既是对周先慎学术人生的总结,也象征着